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二百〇五

明 釵南張 岱著

佞幸列傳總論

從來人主之耳目嗜慾朕肱心膂必有所寄不寄之
宰輔則寄之侍從寄之婦寺寄之常侍寄之戚畹此
六人主倚畀之常而特其奸佞所挾之術千奇百恠
其所以中昏庸柔暗之主者尚淺其所以中英明剛
愷之主者尤深是以我明佞幸多在 成祖英宗武

宗世宗之朝如紀綱汪直劉瑾錢寧江彬陶仲文邵
元節之輩狐假虎威熱可炙手 列宗雖明察如神
為其煬蔽竟若罔聞至如 熹宗昏髦容魏提挈弄
如傀儡則又卑不足數矣故如毒蟲擊獸何地無
之特人不遭逢則亦與泥沙等棄耳何朝無佞何人
無佞特佞人之有幸有不幸是在人主之自誤防維
也易經乾坤下六卦皆有坎屯蒙未出乎險訟師方
履乎險戒之至矣若夫需比小畜險焉蓋斧斤鳩毒

在於枕席觴杯之間而棚：笑語未必非闕乎下石
者也千古之巨慙大惡皆千古之明君察相以為不
足重輕而奴隸畜之者也嘖芟一竊用以魚吻天下
傾覆國家止在其吐嗟顧躬間而有餘矣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

紀綱臨邑人為諸生燕王初起兵度臨邑綱叩馬首
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習法家言便辟應對刻精
詭秘能逆鈞人意嚮輒先發之王日益幸以為千戶

既即位擢為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典詔獄天子
既繇藩國起內不無自疑綱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陰
計聞上大以為忠罄欵無間即洪成諸公見綱
自匿引而綱遂窮意為非行指揮敬江千戶謙春等
故無賴曲奉綱相緣借奸利多端上久亦頗踈之
中貴仇綱者白發其端上令給事御史廷劾下御
史院按驗俱有狀即日捕誅磔於市夷三族而令御
史院狀綱罪其畧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僮薄且僧陰

欽陽卻攬秘壘尾抱歲虺心前後使腹心幹偽為詔
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舶二十
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獄人牛立槁即獄喝
持大賈數十百家：索賂不等為黃金三百五十兩
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挾詐取交
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八貴等
第舍莊宅十七所匿縣官予民地八所從藉故晉王
乾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二白金鞍轡二從藉

故吳王浚琴瑟御龍服王冠還輒衣故王冠服坐高
坐置酒命優童直保道真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
呼萬歲徐芳卿等無恙敬舉御之觴諸所用金裝八
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
輔沐玉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
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具洗
沐好食之陽為言見上赦若誘金帛且盡更數日
將至市殺之先日以行刑報嘗喜道姑陳姿首欲買

置媵為都督祿所先綱過祿大內持鏹；祿首腦裂
祿懾噤不敢語恚都指揮啞夫帖木不避道誣持其
冒賞事捶死之綱家蓄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
弓弩萬計腐敗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從
詔選婕妤才人既試可令出待歲綱輒簿錄尤者內
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沈秀 高皇帝籍
沒其家所漏資尚富秀子文度頗為人把持因綱舍
人蒲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沐龍角

一珠奇寶十具異繪綺四十疋願得從贄御列為外

府外廩歲致粳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醞百石布帛以

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以語文度吾後庭未

充為我徵吳中好者不為教文度因是挾綱什五而

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自唯重且迫當端午上射柳

私其司射鎮撫瑛曰我故射不中子折柳鼓譟以觀

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不中瑛折柳鼓譟竟射

無敢糾者綱咤曰無能難我矣綱為天子腹心臣負

委任妄意不軌摧綱髮不足數綱罪、萬死指揮敬
江千戶謙春鎮撫瑛等比周為誣罔亦當死并諸應
從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天下

門達豐潤人弱冠襲父職為錦衣百戶機警深沉正
統十四年用指揮呂貴存以鎮撫理刑有浙人謝通
者為達僚佐而達善之通頗讀書知事凡事務寬厚
達與同心一時大獄如阮浪徐有貞輩多所左右中
外罪繁者率幸下禁獄久之陞都指揮僉事掌衛事

旗較遠杲教捕告謗訕達嫉而逐之時論翕然以達
為賢然杲已為 英宗所知尋得復用杲為人陰賊
懼害止所避事為 上緝察中外撫拾群臣細故濫
及無辜 上用杲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
李斌謀反死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
騷然不安杲退食杜門謝客非素暱者不敢干以私
上益德之其官與達竝杲念故為達所逐棄時 欲
害達 惴 幸自保而已杲既為 上伺察石亨曹

吉祥兩家罪石彪坐誅而曹吉祥從于昭武伯欽敬
果以叛果死達治鎮撫如故始達用平反得中外稱
及其繼果乃亦欲學果所為以自媚于上曹欽誅後
上居常不自安內借達為強而呂貴言於達曰遠果
激叛曹欽以有東門之變武臣不易察也公欲以督
責之術求親于上則文臣易裁耳達以為然分遣
官較行緝中外蒐求幽隱吹毛批根及于僚庶上
以為能至與學士李賢並委矣上朝左顧則命賢

右顧則命達、所繫罪囚獄隘不能容、至別置獄舍、囚不承輒稱奉旨殘酷特甚、又多縱子弟為奸利、念一時能言已於上者、惟李賢與袁彬以計害傷之、達鍛鍊殘酷既甚、中外重足、他日風仆錦衣之門扉、中外喧傳曰錦衣門倒矣、居有間、憲宗即位、以典璽局、丞王綸事坐達與交通、調之邊衛、達既得罪、訴寃者紛然、刑科都給事中金紳率六科疏論達罪、浮于謫、上命都察院會九卿科道官廷鞠之、左

都御史李賢等上言達恃恩藐法玩弄威權文網苛
細大獄屢興內直重簾別舍置繫假託上旨恣行忍
貪官較驛騷子弟交通為奸利科道官所劾言一
是上命達坐斬追其家私以萬計其黨指揮張山
罪六如之餘黨都指揮循等俱謫戍降調有差後當
審錄詔謫戍南丹而達死

錢寧者本鎮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嚮為家
奴能死事劉瑾專順因得見武宗能左右手拓弓

武宗悅之賜國姓為義子冒功陞錦衣正千戶瑾收以計免累陞後府左都督常掌錦衣事既典詔獄權益重伶人減賢回一人于永者善陰道秘戲若諸番僧善為幻呪者皆引入見請建新寺豹房日侍左右上醉枕寧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上起居但伺寧內侍上外招權納賄即諸大臣造謁恐後諸司事必關白之小艱意輒中害然亦有因以致樞要者內臣武將率持重資投寧求為鎮守總兵若扣以危

急事六往，得解都察院經歷錢爰至拜寧為父寧使及密察朝官有欲彈劾者先斥逐之張銳者東廠大閣寧威勢與埒中外稱曰廠衛有衛卒喧道遇大理寺評事沈光大司務林華不避華執杖之衛卒語不避光大復杖而囚之因以奏有旨執光大華下錦衣獄拷訊令法司黜光大為民華降一級調外錦衣衛千戶注與寧有連有替者善歌出入注家替者之兄與人鬪不勝注執鬪者榜掠之鬪者死鬪者家訟

刑部攝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
纘不敢問也員外郎劉秉鑑署郎事即據衆證成獄
注求寧曰我親戚人誰不知乃待我言初刑部獄
卒例有供食錢後移羸糧為公費沿習已久寧陰諷
東廠發其事遂收繫前後提牢者刑部主事鄭懋德
林桂且言諸堂官皆利其羸請窮治三法司皆詣東
廠求解乃知意出寧子麟及兩侍郎造寧謝寧佯不
知乃移兵馬司覆勘盡反異之注始詣刑部麟及兩

侍郎與注揖拜若賓客讞大理即執允寧乃寢日糧
事不治調懋德為州同知而兵部尚書王瓊者故着
單刺帽帖裏衣入豹房侍 武宗飲酒與寧輩相惟
也左都御史彭澤言及寧輒忿瓊挑寧怒竟傳旨罷
為民然寧雖熏灼傷忤乎布政使方良永發其家人
賣鈔竟不報害胡世寧繫獄優恤之諸公中六德有
寧者寧既得寵甚于永安六歲為都督寧與銳念富
貴已極 上無子欲結一強藩為地寧無人宸濠私

結寧銳兩人寧銳為宸濠復護衛屯田且日泄上
動靜于濠謀出旨召世子司香太廟為它日地寧
不敢言上念無以答其求意以玉帶綵幣附其典
寶馳歸詐稱上賜令府中官屬服緋稱賀凡濠府
中人入京師者皆主減賢家有所賄請繇賢達寧其
進金銀玩好又繇寧達上於是諸大臣多受宸濠
賄而吏部尚書陸完為多會銳與寧有隙欲有以傾
寧御史熊蘭南昌人也宸濠時虐蘭家蘭欲上變

不敢蘭邑子謝儀者出入銳所銳愛之蘭因勸儀告
銳儀脩述宸濠謀不軌狀於銳以危言動之銳悟許
潛發寧宸濠交通狀儀與蘭乃疏宸濠不法事及奸
黨姓名授御史蕭淮銳先入言而寧未知也方約求
見上盛稱宸濠賢淮誣奏銳託故不行寧自言

上，不應毀蕭淮 上又不行寧心疑既 上使太
監往寧府宣諭如淮言寧懼乃白 上繫宸濠所遣
盧孔章二人錦衣衛獄私馳報于宸濠歸罪滅賢：

謫戍邊行未百里使校偽為盜夜殺賢而孔章亦斃
獄中宸濠反上南征留寧居守寧恐離左右見告
發私求危從駕既出始傳旨令從而江彬與寧素爭
寵至臨清進間止之使董皇店役遂道白其通宸濠
狀上曰黠奴我意之即令羈管寧臨清遣人密收
其妻子家屬駕還寧與陸完裸反接俘前行藉寧家
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金十萬餘兩銀三千箱胡椒數
千石他珍寶財貨不可勝計世宗即位磔寧市揭

寧罪狀繪處決圖榜示天下于永安及其養子傑等
十一人皆斬之

江彬者宣府人初為蔚州衛指揮使正德中流賊猖
獗近畿召邊帥入討之彬以太同遊擊將軍隨總兵
張俊至過冀殺一家二十餘人為功賊平得大賞時
武宗好兵事左右言京營軍多脆弱而邊將精悍驍
健請令京邊二軍踐更出入武宗喜令內閣草制
臺諫交章武宗不聽坐宮門待制東陽具疏極言

不可詰且竟內降于是錢寧言彬于上召見彬
為人黠悍狠忍談兵上前高自稱詡上悅之
以為左都督賜之國姓留侍豹房同卧起時與奕
不遜千戶周麒名叱之彬竟陷麒榜掠至死于是左
右皆畏彬時以武事畝上請調遼陽宣府大同
延綏四路軍入操西內教場上戎服臨觀之砲銃
之聲不絕中禁或時為角觝戲手搏虎圈人號邊軍
為外四家其軍悉縱橫恣睢市井間都人苦焉彬言

上請創西官廳 上以彬為提督彬乘 上喜益言
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略得召入豹
房亦賜國姓為義兒時太監張永張忠盧明秦用蕭
敬等佞人滅賢雖與彬表裡擅權然寵出彬下彬于
上前談笑恣情時從遊獵近郊竝 上騎鎧冑幾不
可辨因數言宣府樂請 上幸其處 上欣然馳
出居庸關侍從鹵簿一不及從彬為 上營鎮國府
第于宣府鞞豹房珍玩女御其中彬時夜入人家

益索婦女以進衛士燬民廬為薪而上樂之志歸
稱曰家裏而國寇陽和轉掠應州上與諸將擊之
尋引去論功封彬平鹵伯三千竝官錦衣指揮而琮
周皆為都督上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
彬乃奏或壅格之至二三歲上稱威武大將軍至
欲以彬為副上還京數念宣府不置彬復導上
往因出大同至偏頭關至榆林至山西索金壁裘馬
數十萬令邊官各獻虎犬馬逼金錢又萬計縛羣

官吏縱囚奪民婦女居一歲聽選典膳李恭具疏請
回鑿指切彬罪擬朝賀上之彬聞速恭拷斃于詔獄
居一歲復導上南巡群臣皆言彬上示以群臣
奏命杖之彬令痛杖盡楚絕蓋死者十餘人宸濠反
彬與張忠贊南征既擒上入南京受俘彬從上
戎服出城前隊俘凱歌入既上復欲幸蘄浙湖湘
南京諸司伏闕諫彬又欲言上重譴之其黨初乃
止上亦罷彬蕪弄權威冒竊名器導上數歲間

乘危犯險車轍半天下言者皆欲食彬之內彬隨駕所至與周琮兩人聲勢相倚彬索賄累數千萬周琮六什二三千戶洪以彬指出採湖廣方物其物名皆奇怪不可致巡撫官乃進白金萬五千有奇代之有曹成王宣者稱彬旗較至杭州開鎮守府設香案稱上旨召致仕尚書洪鍾令傾資謝恩羈鍾別所趣其家營辦其橫如此武宗寢疾彬猶改園營為武威園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慮彬旦夕反宮車晏駕楊廷

和請散遣邊兵邊兵雖分而彬與諸子所從家兵尚
衆彬亦自疑稱病不出分布腹心裹甲裹糧備動息
京城市間人馬夜介然有聲揚廷和與司禮魏彬溫
祥謀乘間入白太后會其日坤寧宮眷安吻太后遣
彬入祭彬吉服入其家衆皆不得隨祭畢太監張永
知外謀留彬飯頃之太后下旨收彬及周琮收者未
至彬微覺向北安門疾奔門者曰有旨留總督彬叱
曰皇帝安在安得旨批門者門者擁之收者追執之

觀者歡聲如沸時大旱遂雨城中謠曰峯江彬朝安
穩。聲近吻也頃之李琮自家縛至罵彬曰旱聽我
言寧復至死方彬執時百官正哭臨思善門史部尚
書王瓊忽夫班蓋出謀魏英以圖免彬被執其所遣
千戶旗較未至京師者皆潛遁是日天下諸司封事
上朝廷者以百餘為彬所格藏私第者搜得三十餘
世宗即位法司鞠彬反形已具命磔于市周琮與其
三千皆論斬籍其家黃金七十櫃：千五百兩白金

二千二百櫃；二十金銀珠玉首飾五百一十箱餘
物不可勝計石匱書曰佞幸之於人也甚矣哉 文
皇帝至暴抗也猶安紀綱而况其下者乎蓋綱與連
革色不如媽說聲不如延年其躐榮固寵何以得此
於君上哉徐武功築何不効往叩高僧；曰聖人無
欲夫珠制龍鐵制珠皆從欲起群小皆導主於欲者
也幾何而不為其所制哉

李汝省江西南昌人初為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日

不... 卷... 五...

太監錢義柯興以祈禱術見 憲宗試之驗傳授太

常寺丞言官爭之改上林苑監丞未幾傳陞通政司

右通政賜金冠法釵各一圖書二文曰忠貞和直曰

妙悟道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日採取苻錄

諸書以獻寵信日隆侍從八年官至禮部左侍郎掌

通政司事恃恩驕恣有忤已者必害之工部主事張

吉兵部員外彭綱劾之皆被謫孜省益自肆遂諧吏

部尚書尹旻及其子編修龍及所與往來諸公卿並

以次謫降士大夫皆畏之有陰附以媒進者皆密封
推薦縉紳之進退多出其口朝廷之上有議及之者
禍輒至 孝宗嗣位科道首以為害下攷省於獄進
所賜冠釵賜章造戍陝西邊衛遇赦當還印綬太監
蔣琮言攷省罪大不當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獄攷
省不勝楚掠遂死獄中

邵元節興安人少穎慧讀書過目輒了悟大義仙源
范文恭見而訝之授以龍圖龜範玄始太虛之秘學

三年而貫徹玄微嘆曰道在是矣四方受業者多就
之寧藩欲致門下元節逆知其將來避不就遂放浪
江湖間嘉靖三年上徵至京召入便殿一見異之首
諮以治道乃舉唐虞三代為治之畧以對而輔以玄
教主靜之說上嘉納之乙酉圻內雨雪愆期上
命禱之輒應封為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玄衍範志
默秉誠致一真人兼管朝天顯靈濟三官總領道
教掌行醮事給王金銀象印各一丁亥請得馳驛還

山明年加三宮住持庚寅正月 上有事南郊命元
節分獻風雲雷雨壇預宴奉天殿班二品勅贈元節
父為太常丞母為安人如父臣例并封其師又恭為
真人壬辰勅建真人府於都城西落成 上命夏言
作記刻之庭歲給祿一百石撥緹騎四十八充掃除
後賜今里庄田三十頃蠲其租徭敕中使即貴溪山
中鼎建琳宇賜額曰億源宮既成甲午又疏乞暫還
山展視居山中旦必朝服北向再拜中夜焚香祈天

禱聖壽日以為常無何 上遣錦衣十戶孫經往同
撫巡臬官趙起之舟至潞河 上命中侍迎入賜以
大紅衫蟒衣賜闡教輔國玉印時 上以祈嗣設醮
精誠孚格時有祥雲繚繞見於壇所 上大悅越三
年元子誕生皇嗣查見每教報元節被彩替花寵賚
駢矣尋陞禮部尚書賜一品服色俸級白金文綺寶
冠法服貂裘蟒扇御饌珍品不已勝紀授其徒邵啓
南等若干人祿秩有差已矣 上躬視顯陵元節留

京邸日惟焚香誦經祈保萬福一日晨起猶登壇作法事已而召諸徒語之曰我忽不豫心怔然殆將逝矣安得走詣行在面萬歲主一訣耶言未既而卒享年八十有一上駐蹕裕州聞之悼慟至為出涕即日親灑宸翰勅行在禮部贈謚諭祭十壇命中官錦衣護其喪；選勅有司營葬恤典准伯爵例

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興者為陶氏假子生仲文目冒其姓仲文少為蘄水黃梅二縣掾喜治

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真人元
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授遼東庫官
秩滿累次吏部陞山東某縣主簿而邵真人已幸世
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宮中黑青見邵治之亡
驗遂荐仲文代已試之宮中稍以符水喫斂絕其妖
莊敬太子患痘逆仲文禱而瘥上寵異之己亥護
聖駕南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上問
仲文何兆對曰主火上遣仲文禱之仲文曰火終

不免弟謹護聖駕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亡莫
上僅以身免即日出行在吏部授仲文神宵保國宣
教高士 上體素癯步履少躑一日問仲文卿何術
祈禱取驗仲文因勸 上保固元神主於清靜寧一
則法無不驗自是 上退居迎和宮輒事祕禱以祈
天永命歲餘進神宵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秉一
真人領道錄事食正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
加少傅餘官如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

保禮部尚書神宵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
一真人知道錄事若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
文者尋又改神宵紫府闡範保國弘烈等號知道錄
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若故勲階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又兼支大學士俸尋進支伯俸二十九年
春不雨上問仲文何以久不雨仲文曰疑有冤獄
時河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刑日誣奏原問官故巡
撫副都御史胡纘宗等以詩誹謗詔逮治之考訊久

亡狀 上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召吏部尚
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敕曰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
文禱雨濟旱力贊平獄特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
千二百石八月內降勅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
上曰祝釐保國禱祈而賜累、效職若鞠獄非卿職
也果專恭太上盡誠玄脩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
獄謝伯非宜且准辭是歲北鹵犯闕詔舉羣臣可任
邊事者仲文以間荐所善府丞朱隆禧 上曰師言

隆禧可用但祖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為上蓋
隆禧故考察間住官也上即寵用仲文不欲令預
國政乃仲文實無他方術在上左右寢久亦小心
憚上威嚴不測不敢他有所奸後仲文請老歸特
命馳驛還鄉居亡何卒年八十賻卹甚厚隆慶初詔
追奪仲文爵典藉其家石匱書曰李孜省邵元節陶
仲文俱以方術顯而叩其中也寔無有則不得以方
術名之矣不得以方術名之而身受寵榮古今罕儼

得非以佞幸之故乎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
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鮀之佞在宋朝猶不
可無而況不為宋朝者乎太史公傳韓嫣李延年不
曰佞幸而曰佞幸蓋有以矣

石匱書卷第二百一十

明 劔南張岱著

群雄列傳總論

帝王草昧初起必有群雄列國為之驅除荆棘剪開
艸萊珍滅數家遂成一統但其批卻導欵自有幾
稍或舛錯則敗乃公事矣然其幾至止在瞬息蘇子
曰凡人畫竹必先有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
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

入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鶻落少縱則逝矣帝王之平定天下如畫竹如無
成見則所向有申安能成事哉 高皇帝曰朕與張
陳二寇相角人以士誠近在肘腋先事撲滅是六一
計不知陳割而躁其志驕張狡而懦其器小志驕則
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鄱陽之役與戰宜邀吾固
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令先攻
士誠則友諒空國而來何以應之姑蘇又猝不可拔
大事去矣朕何知、先後着耳只此先後一着近在

目前當局者多迷而不悟耳群雄圍莽先着一失遂
為明眼舉手得之左右縱橫遂成全勝豈不稱快歟
秦合縱之計解而秦得以并吞六國六國之自失
其着耳豈得盡為秦罪哉

韓林兒者樂城人也其祖以白蓮教惑眾謫徙廣平
元末其父韓山童與其黨劉福通等倡言天下當大
亂彌勒下生明王出世江淮之人騷然皆動黃河南
徙元用賈魯鑿水禹故道山童陰作石人一眼當道

埋之錫其背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河丁
掘得相驚蛇於是福通等告衆曰山童宋徽宗八世
孫當帝天下我劉光世後合輔之聚衆三千人於白
鹿莊殺黑牛白馬誓告天地約起兵、用紅巾為志
元得山童捕殺之林兒逃武安山中福通據朱臯攻
破羅山舞陽葉縣陷汝寧光息衆至十餘萬自礪山
夾河求得林兒復立之號小明王都亳圍號宋改元
龍鳳母楊氏稱皇太后杜遵道為丞相福通為平章

然林兒徒擁虛名事皆決於福通遵道頗與爭權通
伏甲兵撻殺之自為丞相已復稱太保遣人檄滁陽
王為帥張天祐及高帝副之帝見檄不受曰大
丈夫不副人諸將曰明公方欲渡江舉吳楚燕越
今滁和間已屬我不受宋命生一敵也受之緩急猶
可倚夫公方舉大事奈何與小豎子見氣邪帝曰
若是則用其年紀已元將八都魯大破福通兵於太
康通挾林兒走安豐復遣李武崔德臨高州入潼關

元豫王與樞密定住引兵復之亡何復為武等所陷
遂攻七盤藍田拔武關直趣長安分遣毛貴等陷膠
州東出峽同華三輔大震行臺御史王思誠移書察
罕求援時察罕新復陝州兵銳甚率輕騎五千與李
思齊倍道轉戰而前斬獲無算武等大敗走而毛貴
自膠陷萊陽趨益都般陽直擣濟南於是濟南圍急
樞院董博宵提兵大破貴於城下幕府忌其功命轉
守長蘆濟南復陷博宵方駐南皮貴突至殺之不見

血惟白氣衝天貴遂自河南出直沽畧薊州柳林而
北福通六自將破汴梁自安豐迎林兒居之遣關先
主破頭潘等分兵出沁絳焚上黨攻遼冀雲中鴈門
代郡烽燧數千里而遙入上都留七日火其宮闕轉
掠塞外至高鹿迴還白不信大刀教李喜等復陷秦
隴鞏昌進圖鳳翔為察罕所誘破奔漠中時所遣田
豐據東昌王士誠攻懷慶晉寧兵互有勝負而山東
諸郡冀寧大同以西無一完城察罕勒兵塞井陘太

行扼其歸路豐與誠逆降察罕以豐為先鋒攻棟州
分奇兵畧泰安徇章丘禱瀕海郡邑而自將大軍攻
濟南復之時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治攻其諸道其
進豐等謀叛請罕輕騎行營刺殺之入益都其子擴
廓攻城益急豐等求求福通；往援敗還擴廓穴地
道入遂拔之執豐士誠剖其心以祭因復莒州闕先
生毛貴等皆敗而李武崔德降于李思齊福通乃大
窘適張士誠又遣呂珍攻安豐棘甚因遣使間道詣

建康乞師 高帝自將搽之劉基曰奈何不急漢

高帝不聽未至呂珍已破安豐殺福通三月 高帝
至擊呂珍大破之乃與小明王還建康先是龍灣之
捷諸將欲奉小明王為帝劉基怒不許陳天命所在
然 高帝用其年紀如初十二月林兒殂乃以明年
為吳元年

徐壽輝斬之羅田人也為布賈至正十一年表州慈
代寺有僧瑩玉以彌勒佛教鼓動湖湘麻城鄒普勝

大唱其術壽輝至寺浴鹽塘有毫光普勝驚恠之共
推為主舉旆紅巾陷黃州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僭
立改元治平以普勝為太師陷武昌遂南攻九江時
荆湖守臣聞風棄城遁獨李黼拒守檄邗落聚木石
險處扼其歸路與黃梅薄出戰大破之殺獲二萬餘
通謀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今冒鐵錐於棧散
布岬下水中勝數十艘順流鼓譟而至為錐所中不
得動以火箭射之焚溺無算碩東西援絕勝益兵薄

城黼登陴殺弩勝已入矣巷戰死之南康遂陷而輝
所遣項普畧復破饒州及新都信州由昱嶺關攻武
林為董搏霄夫擊夫利軍中有能為十二里霧者六
死之輝大窘適倪文俊已定漢陽遂建偽都迎壽輝
居之復陷沔陽澧岳衡峽諸州已復陷川蜀諸郡令
明玉珍守烏威順王令其子與湖南帥進禦至漢川
水淺為俊火筏所焚遂遇害俊威名日盛謀篡壽輝
不果奔黃州為其部將陳友諒所襲殺

陳友諒沔陽漁人也嘗為縣獄吏不樂會徐壽輝兵起往從之揮使隸倪大俊麾下俊以其刀筆心易之令領簿書椽稍次遷偏裨至元帥及俊專恣友諒志不能平於是乘釁殺俊遂併其軍自稱平章引軍繇上流擣小孤山與伯顏戰四日夜追薄城下左丞余闕以孤軍血戰死之安慶遂陷復破隆興路及瑞州攻邵武吉安撫州畧建昌汀贛以西具有之復遣兵破衢州及襄陽路其黨王奉國徇信州殺守臣伯顏

不花軍聲大振初壽輝聞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將不利已不從心常鞅至是壽輝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城西俟其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曲親信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開府置官屬壽輝既失勢拱手擁虛位而友諒益驕鷙急欲代之尋率舟師入寇太平挾輝以行佯使人詣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槓自後擊之碎其首立斃遂以米石五通廟為行殿祔皇帝

國號漢改元大義值大雨群臣霑濕立江岸籍赤如
而拜遂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邊為
太尉必先定邊皆驍將漢人稱必先曰潑張友諒為
人貪忍有權術思致死一決則與張士誠約從而攻
我建康士誠齷齪自固不敢應友諒則獨來時我太
平新為友諒所併聞漢來皆曰：高皇帝從劉基
言與決戰而遣胡大海搗其信州制漢後指揮康茂
才者素善友諒高帝使為偽書請降告之內應分

兵三道入茂才如指使其門者致友諒書友諒見門者故人也問起居曰康公安在曰屯江東之圯曰堅乎曰木也友諒悅與之壺餐遣之而示之間曰我來呼老康門者歸帝使李善長石江東圯易其木宵而其使趙德勝跨新河城為使常遇春馮勝華高將帳前五翼草伏石灰山陽徐達軍南門楊璟軍大勝港張德勝朱虎軍水軍龍江帝總大軍盧龍山黃旌偃左赤幟偃右曰搖赤幟則敵攻動黃旌而伏

起友諒至果三其兵自入大勝港楊璟禦之港狹不
得朋舟退出大江衝江東銷其圮石也且新河已設
版矣呼老康無應者友諒知為所賣趣之龍江萬人
先之登岸植柵帝探甲建羽葆親視士暑甚士汗
如雨帝偃蓋與同汗士欲戰帝相風曰天且雨
諸軍食少選西北風狂雨甚帝搖赤幟諸軍奪岨
拔柵友諒麾而戰雨收帝動黃旌鼓之石灰之伏
出達德勝虎皆集德勝從中大呼大破之友諒遁而

與其衆爭舟困於沙僅免蓋斬及溺以二萬計俞通
海追而火其舟慈湖又大破之張德勝追之米石戰
酣廖永忠大呼殺入華雲龍躍馬擣其中堅王銘挺
而進漢兵攢槊刺銘傷額三周於陣又大破之德勝
死周顛與漢戰觀渡橋亦破之諸軍乘勝追擊守太
平者遂破之漢降將志雄曰漢併兵東無守安慶者
可取也 帝使余元帥等取之以趙仲中守焉志雄
趙普勝部將也怨久諒誘殺普勝故龍江之戰不聞

而降而大海信州之師亦捷於靈溪 帝使大海子
德濟守之於是漢門戶墮矣友諒尋遣張定邊來攻
安慶仲中走 帝曰仲中渡江舊人予不忍辟賜之
絃曰弦懸也而納官其弟辛丑三月漢遣將李明道
寇信州夏德潤與戰死於草坪漢阻玉山繆美馳而
爭玉山德濟兵少僅嬰城守久之胡大海李文忠援
至德濟開門延戰大破之王玉手縛明道及其宣尉
王漢二 帝復其官使為鄉導以取龍興也何張定

邊復來取安慶安慶陷八月帝親往征不下劉基
曰江州漢巢穴也徑趨之帝曰善引兵而西距五
里許反諒不能軍夜奔武昌追襲其玉研華蓋日月
旂常帝使達屯漢陽扼之康茂才等乘勝破楚諸
縣於是漢失江州其將吳宏以饒降王溥以建昌降
其明年胡廷瑞與其平章祝宗康泰以龍興降帝
得龍興改曰洪都以葉琛為知府使鄧愈與兄子大
都督文正守之於是甲漢失龍興其將歐普勝以袁

降曾萬中以吉安降彭時中以龍泉降而安慶漢不
能有矣友諒既夫龍興感：不得意思一相當則大
作舟艦載其嫗屬百官以六十萬師空圍自武昌來
其舟皆升漆上下三級走馬為棚板房為蔽艦頭裹
鐵一舟數十癸卯四月傳雲梯蒙竹盾於洪都城下
晝夜攻撫州門墮者三十餘丈鄧愈與文正殊死鬪
且戰且築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許圭朱潛皆死趙
德勝巡城東門中漢伏弩死洪都旦暮下文正遣捨

命王詣漢約降日以遠而使張子明夜行見帝及
日至漢使來受降望見城上志皆新遂縛捨命王殺
城下會子明歸漢軍獲之湖口友諒啗之曰若為漢
呼降者貴若子明諾至城下漢嬰子明背曰呼子明
大呼曰賊使我呼諸公降我佯許之幾得見諸公諸
公弟堅守大軍旦夕至矣友諒怒以戟刺子明子明
死七月漢圍洪都八旬餘矣帝親督舟師二十餘
萬應之乙酉次湖口丙戌友諒解圍出都陽湖逆戰

丁亥遇康郎山 高帝乘白海分師十一戍于徐達
當先擊其前鋒獲一巨艦漢兵死者千五百餘人常
遇春等連艦大戰俞通海飛炬火其舟二十火反延
達舟達撲火更戰張定邊直前犯白海白海膠於沙
漢兵匝馬程國勝劔叱之與陳兆先大奮擊韓成曰
事急矣剋公剋服公衣為公也而投於湖吳舟之人
釋戈大哭漢人皆喜會遇春通海疾擢來水濤浮遇
春射中定邊走之國勝遠後力攻與兆先皆死之通

海廖永忠飛翼追定邊定邊舟被矢百餘亡卒甚衆
已丑友諒自乘赤龍船悉其巨艘連錫促戰曰赤厭
白漢旌旗樓櫓萃如也轟如也吳舟小仰攻多卻

帝手旗麾之不前斫右隊長十不能止丁普即余祖
陳弼徐公輔皆死之普即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手兵
若戰郭于興曰舟寔不敵火攻可日哺東北風甚怒
常遇春葉蒂七艘火之焰漲天赭湖水友仁友貴及
平章陳普畧等皆在焚中庚寅友諒復力戰自辰至

已所殺傷我過當礮若雷劉基急呼 帝更舟礮
碎所坐白海 帝夜盡白其舟以誤漢人詰朝大戰
漢舟大上下不相聞卒死欲盡舵者尚呼櫓廖永忠
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乘飛翼六入鏖戰漢艘殺之若
沒六翼方深入仰而殺漢兵戰既酣瞥波出諸將望
之氣勇百倍呼聲動天地湖水盡立大敗漢人日暮
吳先航罌子口草湖而軍友諒退保鞋山不得夜吳
泊左蠡漢泊瀘城相持者三日 帝貽漢書挑戰漢

不敢出劉基請移師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剋之必勝
帝從之駐南湖水陸營置火舟火筏中流扼漢旬有
五日漢食盡掠餉都昌都督文正焚其舟大窘八月
壬戌友諒欲突出湖口饒下流遁歸武昌常遇春與
諸將還以火舟火筏進擊之聯比隨流自辰及酉刀
戰不休至涇江口我師復出擊之友諒迫啓牕視中
流矢貫睛及顙死擒其太子善兒偽平章陳榮等以
樓船降定邊夜乘小舟載友諒屍及子理奔武昌友

諒自稱帝造死四年耳其初起也父普才告之曰汝
一捕魚兒耳而欲圖大事友諒曰相塚者言我家當
富貴今其時及貴迎父曰兒不守故業吾惧及也
理至武昌發喪襲位改元德壽帝振旅以赤舟載
俘白舟乘士食之盡舟之白地繇勝於鄱陽始也過
湖浮屍蠱帝歎曰噫士為我死復之以稜纜三
投之湖魂之憑者能為厲神其纜曰稜三舍人舟行
禱焉十一月命帝遇春征武昌不下其明年諸將奉

帝為吳王後徃征之是時漢丞相張必先守岳州張定邊繼城徃告必先引兵去城二十里軍洪山帝命馮春率兵五千擊之必先大敗擒之帝使縛示漢曰潑張我得矣漢氣大索居數日帝使漢故降將寇復仁徃招諭復仁曰主上不忍糜漢而使臣招必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帝曰吾力非不能得漢類兵而待念百姓耳復仁號漢城下理驚召入相持哭告之故乃銜壁向袒出降

俯伏戰慄 帝挈其手曰無畏命宦官入理宮告友
諒父母府庫儲蓄悉聽取其官屬以次出城妻子資
裝得自拉召父老慰諭之飢困賑之米諸將得漢錢
金林 帝立毀之以示無所玩好民大悅乃封理歸
德侯普才承恩侯友富歸仁侯友直懷恩伯理居京
師鬱 出怨言 上以普才適滁而授理於高麗
明玉珍一名昊隨州人世為農身長八尺目有重瞳
子剛直素信其鄉里人元順帝十一年汝潁兵起隨

人相結屯青山推為屯長已歸徐壽輝漢陽授元帥
鎮沔與元丞相哈林充戰矢中右目人號旻眼子十
四年沔飢王珍以兵千人槩斗船五十沂夔為沔買
糧至巫峡人多就之者青巾盜李喜聚眾苦蜀元將
楊漢以兵五千禦之屯平西其右丞相完者都鎮重
慶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身走漢兵怒皆拏舟去
出巫峡羣訟之王珍且曰重慶一城兩丞相左哈林
充右完者都兩不相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王珍猶豫

未決其萬戶戴壽曰公鎮沔救困民也買糧巫峽間
亦救困民也平西衆亡其主帥發憤訟公此亦困而
可救公何不中分舟載糧還沔以其半因平西兵攻
重慶事濟為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玉珍用其策藜破
重慶生致哈林禿完者都夜遁果州父老迎入城止
殺禁掠皆大喜壽輝以為隴西右丞久之完者都與
叅政趙資平章朗革反復自果州至也嘉定之大佛
寺玉珍使部將萬勝禦之勝使陳夜眼夜緣嘉定城

以入完者都朗平反遁獨資守大佛未下勝獲資妻
執示之江岸資用強弩射殺之曰汝不見平章婦平
章婦者朗平反妻也城陷赴水死已欲射殺其子衆
擁之不得相持半載餘玉珍以兵繼之大佛陷資復
興定者都朗平反會龍州圖興復為重慶所執見
玉珍不屈死蜀人謂之三忠玉珍憐而禮葬之初玉
珍攻完者都時道出瀘幕宿瀘河下部將劉澤民曰
此間有隱進士劉禎公盍見焉玉珍往見喜曰吾孔

明也即舟中拜為理問官先一夕禎夢冕旒者造廬
明王珍云久之陳友諒殺壽禎自立王珍怒曰友諒
與我比肩事漢陽今如此使其將守夔不與通祀壽
禎廟之衆推王珍為隴蜀王王珍不從禎屏人說曰
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劔門沃野千里自青
中苦蜀明公撫養而安全之民心之歸天命可知且
明公既絕反諒必不能立之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
足平士皆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孰守取哉弗

聽明日又言玉珍乃以元至正二十二年春三月戊辰即位於重慶國號大夏紀元天統立妻彭氏為后子昇皇太子倣周制設六卿內置國子監教公卿子外制提舉司教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守縣曰令去釋老二教賦稅什取一農無征置雅樂立郊社皆禎為也乃命萬勝鄒興攻雲南興元巴州皆有之元陝西行省叅政車力帖木兒擊敗玉珍兵金馬山擒玉珍弟明二玉珍愛萬勝勇妻之以二妻呼曰明三已更

立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為左丞相明三為右丞相向
大亨張文炳為都察二院分境內為八使其臣鎮守
屯積以贍士二十五年高帝稱吳王二年矣使、約
玉珍為興國王珍使其參政儼答聘王珍再使明三
取雲南失利諸將往、暴掠不能制居吳五年卒年
三十六子昇襲位方十歲改元開熙尊彭氏為皇太
后是為元二十六年久之明三與張文炳有郤文炳
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后旨繼殺之國人不服平章吳

友仁興兵討昭昇命戴壽禦之友仁曰昭不誅國必不安君朝誅昭友仁當夕解乃誅昭明三夏氏驍將也兵無不一當百明三死夏以不統其年昇遣使來貢吳王使御史哲報聘吳王有天下改元洪武二年使求大木昇亦答貢其冬遣楊璟招諭之其臣各雌黃璟還為書曉之曰古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無可度焉則為順圖故能兩全身家流譽亡窮足下幼襲先業不咨至計徒取裁左右為瞿塘劔閣一夫負戈

萬辛誰何此皆不達時變相諺誤何則蜀之最霸莫
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兵食不足取之南蠻然重
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興元以陡絕
一隅之地延須臾之命可謂智乎皇帝威武神聖有
順必賞無負不夷特念足下先人故不忍加師又意
足下冲幼未嘗恐惑於左右者之說故使環面諭禍
福深仁至恩可不知乎夫漢友諒吳士誠皆以英雄
之姿割吳劃楚造舟塞江河積糧比山嶽自謂強將

勁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平江再困張氏面縛友
諒子理竄歸江夏窮迫出降然皇帝卒矜而赦之封
以侯爵今足下母論二君且六自朕何如理耳至
幡然獨斷自求多福不然王師一至所為足下謀者各
自為計足下奉老母安歸乎足下即冲幼不嘗當六
痛心老母逆順之圖度之而已并不能從三年大將
軍達還自西安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絲鳳翔轉攻興
元克之其秋吳友仁復來寇興旺中流矢猶戰達援

以定西屯益門使傅友德趨龍江夜襲木槽關下斗
山令其軍登山襲炬友仁夜驚遁去四年春正月高
帝以中山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德興為左副將
軍德慶侯永忠為右副將軍暨營陽侯璟都督僉事
昇率舟師繇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友德為征虜前將
軍濟寧侯時為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文輝率步騎
繇秦隴趨成都命衛國公愈往襄陽餉之密諭友德
曰夏人聞吾西伐必悉銳守險東扼瞿塘北阻金牛

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潰矣閏三月湯
和廖永忠往取歸州江漲次夔之大溪環引兵出溪
口將進瞿塘莫仁壽守瞿塘以鐵鎖關關戴壽鄒興
飛天張益兵鑿兩崖引纜為飛橋砲石竿鏡匝兩岸
環戰弗利引還和永忠欲稍待秋水落乃進友德則
直馳入陝揚言曰出金牛引精騎五千趨陳倉緣山
晝夜行入階克之擊敗其守將丁世真擒其將雙
刀王十八人而湯和攻歸亦克之友德進至文蜀人

斷白龍江橋葦而濟至五里關丁世真復來拒戰汪
興祖死之友德奮戰破丈遂克隆狗下江油彰明二
縣趨綿遣藍玉夜襲綿壘自後乘之時向大亨守綿
走保漢友德造舟以渡漢江植木筏數十大墨曰某
日克階某日克文浮瞿塘之湍放之湯和向大亨悉
兵漢城下友德遣驍將擊敗之戴亨與吳友仁自瞿
塘來援復敗之遂拔漢壽大亨走成都陳德追擊又
敗之友仁走古城友德又敗之高帝手詔責和曰皇

帝問征西將軍傳將軍冒險深入克階文諸州次於
平川乘勝之機正在今日將軍當水陸夾攻使虜人
首尾受敵乃頓師漢口俟水落將軍欲辨象馬乎皇
帝問將軍前與將軍言不記憶何怯也會漢之茂浮
湍下永忠乃自益山伐木開道絲紙溪坊趨夔與鄒
興戰大敗之進兵瞿塘鐵錫飛橋亘關口不能舟永
忠選壯士數百衣莎衣襟卉自革舁小舟持餼糧水
筒踰山度關出其上流度已至出精兵黑葉渡皆以

鐵裹頭置火鎗火砲黎明與蜀人戰上流之舟鼓而
下：流之舟火而上夾攻大破之鄒興中砲死焚其
飛橋若治也擒其將八十餘人斬首以千計飛天張
鐵頭張皆遁去遂入夔永忠乃與和分率水陸軍會
重慶而丁世真復來陷文：州將朱顯忠悉兵拒戰
死之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文東門六月
丙申永忠抵重慶次銅鑼峽夏人大懼或勸昇奔成
都彭氏泣曰今大軍勢如破竹守必不支若使天統

之君薦其血腥以比於蒲弁開明妾母子母久苦蜀
人也昇乃詣軍納款永忠曰征西將軍未至癸卯將
軍至受之送昇并降表於京師七月友德圍成都戴
壽向大亨驅象戰前鋒弩射之象反蹂壽兵友德亦
中流矢已聞昇降乃降戴壽向大亨鄒興莫仁壽劉
仁丁世真皆玉珍謀勇臣而夜眼陳飛天張鐵頭張
雙刀王盡驍將也壽大亨仁壽既降至夔峽皆鑿舟
自沉死世真復集其餘黨寇秦州守將潘基固守五

石叢書

卷三六

犀雄列傳

廿二鳳爐堂

旬餘擊走之世真敗夜宿梓潼廟為其卒所殺卒赴
京師自言帝曰殺上非義不予賞友仁據保寧不下
最後江夏侯乃下之明昇至京師高帝詔議受降禮
省部上言宋乾德三年蜀王孟昶降請考故事雜定
其儀具有叩頭伏地侍罪禮帝曰昶奢淫自恣昇幼
孽自臣下可免其叩頭伏地八月乙丑率官屬見封
歸義侯賜冠帶衣服第宅於京師昇之降也獻良馬
十有一匹白身長十一尺首高九尺足七尺項有肉

隱起厚五寸廣三寸貫膺終腹八立而嘶不可駕帝
撰祝策詔有司祀馬祖馴乘之夕月清涼山名曰飛
越峯圖形爲帝終召彭氏入宮授昇與陳理於高麗
也昇德性雅純通論語孝經

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亭氏爲益馭：諸富
家數爲富家所凌弓兵立義時窘辱之元順帝十三
年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昇潘元明呂
珍等十八人殺義及素所見凌富家火其舍跳入傍

場招諸少年謀起事至丁溪大姓劉子仁集衆拒之
矢中士義死士誠益決戰于仁潰遂有衆萬餘東勝
攻陷秦元守臣李齊招撫之士誠拘焉亡何首黨自
相殺士誠縱齊歸佯降又亡何復陷興化殺其叅政
璉元使左丞僉哲篤守高郵出齊守甓社湖士誠譟
入僉哲篤出走齊還定不及遂據之僭號大周自稱
誠王改元天祐元使照磨昭招以萬戶告身不納拘
之舟中也使將而拒元軍昭大罵士誠怒畀之元復

使：來士誠曰必李齊；往下齊獄元人來攻士誠
召齊出叱之跪齊反叱曰賊余膝鐵也士誠倒曳
之曰子膝齋耳遂劓齊然元猶冀士誠有降意使待
制烏馬兒孫撫復往士誠復拘焉其明年陷揚州進
陷盱眙元乃使其丞相朮：大擊之連戰旬有五日
皆士誠敗會脫：被讒免官士誠乘隙奮擊元：兵
大敗十五年留兵高郵繇通州渡江陷元常熟十六
年攻元平江路破之路人楊椿力戰死因大劫掠轉

掠湖松常諸州時孫撫從拘謀圖士誠事泄見殺平
江者今蘇州也乃易郡隆平宮諸古剝署居省院部
司於寺觀豪門以士德為平章陰陽人李行素為丞
相蔣輝為內丞相潘原明為左丞相鎮吳興使李伯
昇節制軍事而署周仁為隆平太守周仁者鍛工是
歲也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宋帝紀龍鳳二年歲為丙
申高祖既渡江稱吳公矣公有新附青軍使詹李二
將之士誠誘為公使楊憲通書士誠拘之遂以舟

師攻我鎮江公使徐達圖常報之我軍與常界士
誠則來寇柵而營耿君用以鎧騰柵周人刀斫之猶
戰乃死軍與入於周其秋達與將王玉及士德戰甘
露擊走之王玉虎追士德及坎墜馬虜馬革雲龍復
與士信戰舊館周將之善禦者前雲龍斷將禦將墜
又虜之士誠之母謂士誠曰吾聞吳公神武英謀其
將皆為死爾殆非敵莫如降也且士德在彼士誠曰
請輸歲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刀白金三百斤以求

士德公責士誠歸我楊憲粟加三為五士誠不能從
乃益兵圍達牛塘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與達內外
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德進困常城士誠遣呂珍入城
守是年士誠引兵攻元杭州為元苗將楊完者所破
龍鳳三年春公命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周將
打虎以三千人逆戰追之城西門擒其將福獲艘三
百降人二百公以長興為長安州守以炳文成而呂
珍亦食盡棄常去公得常州守以湯和士誠復遣潘

原明與他將再興寇長安州炳文擊之上新橋擒斬
三百餘級原明遁費聚追之瑣橋又擒斬六如之公
命張鑑攻秦興擒其將文德下之六月公命常遇春
吳良攻江陰士誠據秦望之山王忽雷先登奪之江
陰拔公守以良與其弟禎俞通海與趙誠以舟師入
太湖馬跡山降其將貴及津東經洞庭賊于施口呂
珍兵暴至衆欲退通海曰不可我寡以甲士督戰
於舟前曰俞將軍周人疑之引去是時元苗將楊完

者亦累敗士誠也士誠畏矣躡其後詐降元輸漕粟
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木迺表於元為太尉四年
公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攻江陰水將定與其
別將瑞合世傑醉而入其軍死之永忠通海奮擊大
敗之其夏士誠遣兵寇常熟和與吳復力戰却之獲
卒三百又寇常熟廖永安大破之福山港其秋又敗
之狼山是時達識帖睦迺以楊完者恃功而驕與士
誠陰圖之完者死其苗部蔣英李祐之劉震等與桐

廬部三萬餘人來歸使李文忠往撫焉元失完者而
士誠有其杭州矣其冬復來寇常湯和擊敗之俘甲
士千人舟千艘馬千匹公則使徐達邵榮廖永安攻
互興士誠餉宜興又不下公令西截大湖口斷其餉
乃下城之守以楊國興士誠復來寇國興力疾戰破
擊其舟沉其人亡數士誠僅與數騎遁則復來徐達
率邵榮廖永安覆之獲其衆三千永安出擊士誠於
太湖遇呂珍獲焉公以衆三千易永安士誠不可曰

必易士德士德在我箇中除與元合公殺之五年士
誠使其將蘓同僉寇江陰蒙衝蔽江牙於君山陣于
江塢吳良曰毋動彼衆我寡上計使其弟植整而當
北門鋒交使王子明馳出南門擊之擒其將士二百
餘殲溺亡數是時公既有嚴婺取諸全士誠則復來
侵嚴李文忠使別將從小北門過鮑婆嶺碧溪塢迎
戰大破之復破之大浪灘復破之分水縣嶺士誠屢
不利則復侵常湯和復擊敗之吳良間道掄其援兵

錫山常州江陰者可以出京口控大江周吳所必爭地故日相運糧而吳每敗周；用不得過江以北者吳良也公自將取紹興守以馮國用國用卒紹興復為周則遣李伯昇寇婺源守將孫茂先擊敗之其妻呂珍堰水圍諸全胡大海奪堰反灌珍；窮蹙折矢誓求解去許之其冬士誠以分水之敗復遣其將陸晏二元帥花將軍據縣之新城三溪寨而遏我師元帥何世明擊之斬陸元帥花將軍以下千餘人自是

士誠不敢窺嚴婺是歲元大饑徵士誠漕粟賜之御
酒龍衣使方國珍具漕舡士誠欲背之叅軍俞思齊
曰向時作賊猶可今稱臣尚可乎士誠怒抵几仆地
是時也方國珍慮士誠掣其舡士誠亦慮國珍賺其
粟然卒輸元六年漢友諒與士誠約從寇我建康士
誠不敢從而使其將李濟據濠州公曰濠吾土也吾
有國無家即欲取之劉基勸公先伐漢於是士誠闕
土加廣南自紹興北踰江淮至于濟寧矣七年公征

漢江州士誠遣李伯昇以十萬兵寇長安州陳德華
高費聚皆來援伯昇夜至劫其營諸軍潰劉成死之
獨耿炳文嬰城守伯昇為城車舉石填塹造火缸焚
水關攻益急公聞遣常遇春自江州來抹伯昇遁炳
文從城中出合擊之俘斬五千八年春李文忠所受
降苗部蔣英李祐之劉震等叛于處金華刺殺胡大
海耿再成遂據處士誠聞亂使士信率兵十餘萬圍
諸全守將謝再興晝夜守鏖戰二旬有九日設伏敗

之士信憤益攻城，中兵少再興走嚴告急文忠文
忠曰嚴兵亦僅蔽境衢信兵則方西攻漢夫兵貴虛
聲使榜境上曰按無伐徐右丞兵五萬出徽州邵平
章兵五萬出右江不日至矣周人疑呂珍方謀退舍
五里而胡德濟以信州之兵來與再興分門軍夜半
奪食鼓出城衆亂德濟追擊大破之九年士誠遣呂
珍率二十萬衆破劉福通安豐殺之四月謝再興與
周弘為市公怒奪其軍再興惧叛降周而為周寇東

陽李文忠率精兵自嚴晝夜馳破之義烏乃與胡深
復諸全並五指巖下城之公守以德濟士誠名雖臣
元也然城池錢穀甲兵皆其自據及有抗元復授士
信行省平章達識帖睦爾虛名而已至是令其屬頌
功德求王達識帖睦爾畏之為再三請皆不報其內
火陳基謂當需時士誠不聽竟自立易周為吳使人
數達識帖睦爾過失曰丞相非士信不可逼取其印
幽之嘉興而脅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使請為真王

欲奪其印普化帖木兒怒封印庫中曰頭可斷印不
可妄得也自鴆死達識帖睦兒曰大夫死亦死於是
士信自為丞相當是之時浙西歿富繁盛士誠兄弟
驕佚無斷政在文吏然士誠尚持重寡言為好士蔡
景賢之樓開弘文之館士無賢不省與馬居室多厭
其心亦往：趨焉至士信用事疎簡舊將所用為府
中叅軍者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皆書生耳蘇
是上下垂疑莫肯用命吳中謠曰黃菜葉作蓋頰一

夜西風來，乾盤士信自出，將多擄蒲蹴鞠擁婦女，酣飲其命，將或卧不起，邀官爵美田宅，既至軍，亦日載妓飲博，即失地喪師。士誠置不問，或復用之。十月，士信寇長安州，耿炳文費聚擊之，獲其將興祖。士信怒，益圍城，湯和自常來與炳文合擊，大敗之。是年，諸將奉吳公為吳王矣。明年春，士誠復來寇長安州，炳文連破之。城下二月，士誠憤諸全之敗，遣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以二十萬師踰浦江圍新城，旌旗相

緞州縣官屬皆預置以來精兵數萬分屯城北道我
援道繆美應之北門覆其先鋒十巖下僞吳人攻西
門美趨之舟戰再捷德濟曰彼賊衆毋輕乞師李文
忠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出浦江為援士誠又
自以兵從桐廬遡釣臺烏石將犯嚴文忠扼以舟師
未至千戶佑見執諸將恐文忠分署守禦自如率指
揮朱亮祖而下行次浦江令銜枚走新城明日僞吳
人空壁來文忠與其數十騎馳之身格殺數十八王

英從之貫陣而入德濟聞之鼓譟而出偽吳人自相
蹈躪血敷於溪彬亮祖擊其餘衆俘獲將士六百餘
人馬三千六百餘匹輜重鎧甲舉之數日乃盡伯昇
與其五太子俱遁於是吳王欲先取其淮東諸郡縣
然後專事隆平以其秋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
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
步舟師並水陸進十月達擊敗士誠兵軍海安壩進
圍新城敗其援兵常遇春復擊敗其李院判擒其將

士五百餘人，士誠恐失秦，以舟師四百出大江，薄海安次范蔡港，而不即沂上流。王恐其疑我，使廖永忠禦范蔡港，大軍仍軍秦。下徐達引兵趨高郵，王又恐其深入，使還軍秦，以圖淮濠，而命馮勝節制高郵軍。於是士誠未寇，宣興使達歸，援破之。士誠將復以八萬兵攻安吉，守將費子賢以所部三千拒殺其梟將二人，皆驚潰去。是歲除日，士誠以舟師數百駐君山，復出兵自馬馱沙渚流窺江陰。其明年正月朔，王

親往救既遁使康茂才出大江追之別伏一軍江陰
山茂才力戰浮子門大敗其五百舟棄而登岬者伏
大起擊之虜若溺無算徐達自宜興還軍高郵拔之
與茂才進破其水寨於馬螺港淮將梅思祖以淮降
王按淮圖見瓠子角隘令達絕瓠子角而軍遂取興
化淮地悉平而江淮行省平章韓政亦敗李濟于濠
州降之於是王數士誠八罪諭告天下大舉入隆平
以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使先趨湖州而

使李太忠趨抗華雲龍向嘉興以分其兵應遇春軍
湖港口擒其將義及旺趨毗山擒其將清及海進之
三里橋士誠將三其軍達率兵攻之有言曰不利遇
春曰何待日敗其一軍其西軍皆遁遂圍湖王國寶
破其同僉得全等城南門士誠遣呂珍與平章朱暹
及其五太子出兵六萬號三十萬屯城東舊館出我
師背達與遇春等陣東阡出偽吳之背夷溝埋港絕
其糧道士誠身來戰皂林之野達等敗之虜其戴元

帥及甲士三千餘人是為秋八月九月士誠遣同舍
徐志堅出輕舟覘東阡會大風雨天晦遇春令勇士
以划船數百突擊擒之得衆十餘士誠復遣其右丞
義峴舊館將還遇春扼義歸路士誠援以赤龍舟親
兵得脫則與其壻潘元紹屯赤龍船兵於平望潛出
小舟烏鎮遇春繇別港追襲之火其平望之赤龍舡
而舊館援絕是役也王銘挺戈先登於是遇春復攻
義烏鎮皆敗走追破其六寨於昇山降其二帥傾時

引數舟從徐達繞并山偽吳之兵怠相視而笑時引
壯士數人躍之偽吳人大敗士誠急使五太子來援
薛顛前奮擊其舟焚之邪子明果創戰又大敗吳五
太子者故姓梁士誠養子也短而悍平地決起丈餘
又善沒也珍材畧敢戰常靡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
每戰則輒為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謀於是
以
舊館降矣乃徇珍湖城下城中大震時李伯昇以司
徒為守將欲自殺左右抱持之遂降伯昇者十八人

中士誠與最密其降也隆平之人謂之負友今蘇人
呼負友者曰李司徒也而艾忠趨杭攻下其桐廬富
陽餘杭，將原明詣欵而雲龍攻嘉興亦克之十一
月徐達擊走其將義於鮎魚口康茂才持戟督軍敗
之尸山橋焚其官潰戰舡千餘遂至隆平城下諸將
分門軍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
龍軍胥門湯和軍閘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
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

輝軍城西北刀劔林立飛鳥為之不下士誠閉殊堅也達統而鎖城屯田贍士士誠則嬰城守達為飛塔臨車以俯崇墉士誠則蒙市達實大礮風之中人靡不死者士誠則亦大作礮禦軍蓋戎將茅成死焉吳元年圍七月矣尚不下其六月圍益急士誠欲突圍決戰城左之陣嚴遣其將潛出西門轉至閭門將奔遇春營遇春與戰未決士誠遣將兵千餘助戰而自出山塘道狹麾其軍少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足

下猛取彼弼曰諾決而鼓二刀遇春靡之以其軍吳
人擠于沙盆之潭可量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
龍常銀鎧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亦
溺肩輿馳入邪忽無所出李伯昇使客往說曰臣
欲為公言興亡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
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天下卒屬漢者何也天
也公初入高郵十八人耳而元兵圍公百萬然公卒
提孤軍突出東據三吳今既有地千里甲士數百萬

而反不能敵建康此亦天爾然令公當時不忘高郵
之危苦志勞心亦可以強今至於此臣恐公之為項
氏也士誠曰足下嚮者不言今何及矣客曰公子弟
親戚將帥羅列內外歌妓舞女旦夕酣飲提兵者自
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此時公深居於內雖
有敗失掩不以聞即聞亦置不當罪當此之時臣言
固不得聞也士誠喟然嘆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
臣能及之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死而有利則為之

不然自苦耳公不見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
建康之兵戰于姑熟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其缸
天反風焚之兵敗身喪何者天也八六無如天何今
攻公益急公恃湖州援則湖州失恃嘉興援則嘉興
失恃杭州援則杭州失區、守此誓以死拒何見晚
也且夫公地譬之博者得而失之何損于初公何不
以此時馳一介使自述所以歸義拯民之意幅巾待
命當亦不失萬戶侯士誠仰首良久曰足下且休吾

熟思之壬子復猝出胥門索戰甚銳遇春禦之少却
士信嘆城樓督戰見士疲忽鳴金收軍遇春日奮擊
大破之迨至城下復壘而迫其城士信方據銀椅與
其下會食進挑未嘗礮碎士信首莫天祐者無錫之
力人也楊茂莫將之善游者也天祐使茂游而通士
誠達獲烏輿之賞盡得其游書知其城中木石俱盡
令軍中屋木芭竹蔽而攻城擊其盤門益急九月破
其葑門遇春亦破閭門遂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

城拒戰知不敵降日晡城破士城更收餘兵二三萬
身戰萬壽寺東街復敗從數騎倉皇歸曰恨不從先
母言顧其妻曰我死汝奈何妻曰不獨生與其乳媪
金出亡其二幼兒驅妾媵上樓焚之而自經死士誠
獨坐室中左右皆散方欲自經達使伯昇往諭伯
昇驚前抱持之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昇士誠舊有
上途易以故闔至達舟中凡獲其官屬二十餘萬始
士誠累表莫天祐於元授同僉樞密院事以守無錫

至是尚未降州人張翼率父老入語張氏縛夫公守
為誰天祐擲帽於地曰誰不如降也遂亦降達以士
誠及其偽將相併元宗室九人送建康士誠舟中閉
目倘餓比至王問之士誠曰天日照公不照我遂自
經死王命剗三叅軍藁於旗竿之首府陰平曰蘇州
太祖既有天下怒蘇久不下故困以重賦久之微行
過一嫗坐嫗榻移時汎問曰嫗何自曰自蘇來餓廩
曰張士誠何如嫗曰張王乎輕財好施是德蘇太祖

乃喜蘓人考思耳久之賦悉減

方真故國珍也名珍以字行 太祖既定天下來歸

避御諱改曰真字谷貞云國珍者台黃巖楊嶼人長
身黑而體白如瓠元末童謡云楊嶼青出海精楊嶼
海中童山也珍生而山榮珍兄璋弟瑛玳凡四人又
有從子明善皆膂膂善馳跳驟馬故海上鹽徒與蔡
亂頭為怨家官弗問其曲直亂頭入海行劫元懸格
捕之珍率千人捕應格賞不及曰獨蔡能變邪黃巖

人尊上主珍父元柔良為田戶事主甚恭田主數侵蝕之珍謂父曰田主亦人余何命何乃恭父曰我與所衣食也父沒田主來索租其欲侵蝕如故珍具美醞盛菘醉死之醞而懸於瓮久之泄州太守使捕之珍方食左舉几自遮右持門闕格殺捕者遂亡命海上為元海運苦順帝八年也元使江浙叅政朵兒只班往捕珍執之迫為請招撫許之授珍海運假千戶竟聚兵不解轉攻溫焚畧海上州縣元將宇羅帖木

兒擊之珍夜率勁卒火之大閭之泮執字羅帖木兒
及其鄰為戶復迫請招撫元授珍千戶為真官其兄
弟子姪藉所部精兵三千餉之借其力以防海運珍
登岬羅拜還止故里十二年汝穎兵起元募浙船北
守大江珍曰是且及我復聚眾入海元將秦不華與
戰澄江潰而薄其舟舟刃其數人遂為珍所殺是時
南北諸部豪傑所在響應元復使：即拜珍徽州路
治中珉廣德路治中瑛信州路治中珍使盜待使者

於隘殺之元復招拜為海漕萬戶珉衢州路總管始
受命張士誠據姑蘓常湖等郡元欲借其力以禦之
授珍江浙行省平章累進左丞相璋等各超拜有差
珍為元十敗士誠崑山士誠大畏稱臣歲輸歲粟元
多珍功命以節鉞鎮浙東開治慶元兼領溫台金三
郡珍以璋珉居台明善居溫留瑛自副十九年吳公
征下婺衢處諸郡使典載劉辰往說珍與其下謀曰
元運垂盡郡雄皆作今江左兵精甚所至無堅城與

我角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若陽順之以觀其
變其六可也乃使奉書獻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
金織文綺百端願合力攻士誠許之使其子亞闢入
質公曰凡質疑也不疑胡質厚賜遣之珍復納三郡
藉願輸金助軍守土如錢鏐故事定即以獻許之
其時閩尚未附遂以珍為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其三弟皆有官珍使珉領樞密著事自稱疾受印而
已又歲為元轉致士誠所輸粟元累加太尉江浙行

省左丞相賜爵衛國公璋珉瑛皆行省平章亡何苗
將劉震將英叛我婺州殺首帥胡大海持大海頭往
見珍其下皆賀珍不許曰吾故言江左如錢鏐即出
師助擊之璋中流矢死然其不歸三郡如故公欲徵
之珍報曰三郡在也惟是尚畧元吳公亦未便守之
公若克抗撤吳之蔽三郡歸公是我代公守也吳元
年 高帝為吳王李天忠下杭珍又北通擴廓帖木
兒南交陳友定觀望持兩端吳王怒使徵糧二十三

萬曰克抗有日矣公何負成約如故張士誠與公接
壤取公振落耳所不敢者以誰在邪吾旦暮下姑蘇
奄至公境倍城一戰六丈夫矣不然去之入海六一
策也然自古未有久海上者公審思之珍懼與其弟
侄將佐謀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張氏勝負未可
知計不能越境而致於人劉帝曰江右多步騎平地
用耳奈吾海舟何丘楠曰二者皆非王所自福也惟
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昔者江

淮之間豪傑並起人：莫不欲帝然分鼎足者漢興
二吳耳漢人敢戰不怯尚死九江張吳區：如實中
鼠耳敗可知也江左之吳法嚴而軍威諸將所遇秋
毫無犯所得府庫還封識之以奉其主弔伐之心此
必有天下且業已并漢有張氏之二公經營浙東十
餘年矣不能跬步越三郡不以此時早決不可謂智
自居錢鏐抑又背焉不可謂信我之不信彼徵師焉
不可謂直莫若與也珍不能用其九月吳王命叅政

朱亮祖率浙東水陸二軍往擊之其時張士誠亡矣
亮祖遣裨將嚴德至新昌攻其關領平之進擊國瑛
台州德戰死亮祖急攻其城瑛夜走黃巖入之遂徇
下僊居諸縣轉追至黃巖瑛燒解宇民舍入海其將
合兒魯出降十月復命御史大夫湯和為征南將軍
僉大都督府事吳禎為副將軍擊囤珍慶元而亮祖
復自黃巖至溫陣城南七里明善出戰潰還奔入城
亮祖與裨將張浚湯克明徐秀紫虎克之明善已先

挈妻子入樂清遂分兵徇降瑞安十一月亮祖襲敗明善於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而征南將軍和副將軍禎亦自紹興渡曹娥江降餘姚上虞二縣進擊慶元至城下珍載寶貨子女亡海上追擊之大敗還師徇下溫台諸縣而王復命中書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從海道會和珍諸將校皆叛散乃使弟玳遣其子明完明則藉所部吏士船馬資糧以降明完亞闕也而珍亦與明善出降亮祖於黃巖其臣詹昂為

草降表詞辯而恭吳王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趣
國珍入既見讓曰公胡反覆陰陽若我戎師邪顧實
公左右舞小智教公：不能自裁身乃悉召其臣赦
楠以為韶州同知又知草表出鼎手六命官之其餘
盡徙濠州上卒厚遇珍賜第京師宴會功臣次未幾
授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而已一日侍宴坐不能興
昇歸上官其二子曰今珍見也珍卒年五十六其始
起至降凡十八年本無學術所用書佐恭謀繇胥吏

進皆苟利無遠畧其兄弟子惟明善頗順理他皆圖
賞自營一時政令租稅任意為輕重民有死罪不刑
納之曲濫而投之湍云

石墮書曰彝之猶夏也混一區寓幾至百年神人之
憤極矣群雄能逐元鹿顧往；以貪殘失之明王出
世一語夫寧知妖孽之為禎祥也哉漢最強殪六最
先吳次之蜀又次之總之為 聖王驅除難耳方氏
狡如脫兔先發後亡以正終焉幸矣